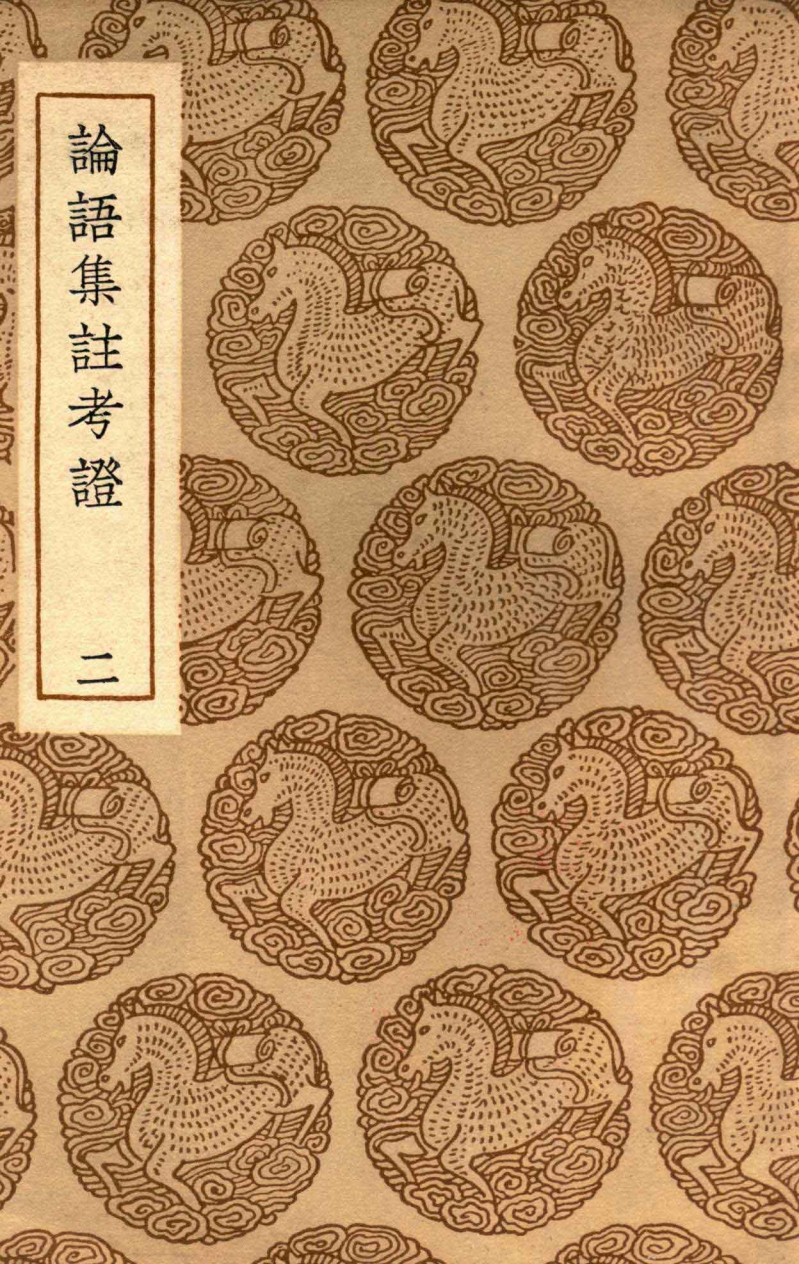


論語集註考證

二



論語集註考證

(二)

金履祥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證考註集語論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金履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

● E 八三九

(本書校對者 尤惠民 林懷民)

論語集註考證卷五

子罕

程子曰皆夫子所罕言

叔子也。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蓋利者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嘗言利。學者或流爲功利之說。夫子嘗言命。則學者或流爲

莊氏之說。夫子嘗言仁。學者或流爲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欲。若氣數之命。常言之。亦啓學者廢人事。故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語錄曰。言仁之弊。于近世胡氏父子見之。達巷其人姓名不

傳漢書董仲舒傳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此章初看則達巷黨人之說固失之陋。而夫子之言亦近乎戲。然達巷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失爲愛聖人。乃若聖人之心。則眞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

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取其最賤者爲之可也。

緇布冠

禮記曰。太古冠布。古人不輕於黻纁。以布爲重。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

縷節數爲等衰。八十縷爲一升。升者成也。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以三十升布爲之。吉服之用絲者。自中古始。然亦每每以布爲尙。故始冠亦緇布冠。三十升布。則爲第。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今世用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周冕之意。正以冠爲物小。而在衆體之上。雖華不費。故此則從衆也。此一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程子叔母史記作無

世家。聖人之心。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平說。集註推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

止戒其相因滋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擬固是私
意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裏都結裏到己私上來又生他意去
程子宋詳視而默識上三罕言猶是觀聖人于言語之表此絕

云

畏

嚴也

康地名

避太祖廟諱變匡言
康其事詳見序說

曰

史記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爲一不待自決於言爲此
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語錄問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

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考○何文定曰所謂文者正
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
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詒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夫豈其
數其關於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己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亦同此意或吳或宋
天子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鄭氏邢氏以爲吳蓋據左氏欒臯之會又子貢嘗適吳也洪氏以爲宋據
列子稱商太宰問孔子邱聖者歟之間也或問兩存之而謂列之多寓言王文憲謂觀知我少賤之辭宜是宋○履祥按夫子本宋人雖
居魯而娶于宋又嘗長居宋則
是太宰案知其少長之事也
多能章
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不在多能語錄以子貢之言爲
盡蓋聖主於德而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非所以率人而又以謙承之
空空如也
集

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語錄聖人謙辭未有無
因而發者此章上必有說或因人譽己之知而謙言如此
程子叔河圖
伏義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
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爲河圖伏義

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鉤隱互易
圖書蓋本陰陽家傳流之誤也
顏淵喟然章
何文定曰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

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
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勇猛赶上則聖人之道又卻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難得到恰好無過不及處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者

故橫渠有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歎也。此正是解高堅前後四句。文公以爲說得好。此是顏子用功第一個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歎顏子。且從博文約禮工夫循序以進。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也。文欲博者。以其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約者。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敬領。于斯二者。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然。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臆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有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亭亭當當。恰好底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政謂此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看得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成矣。然比之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未達一聞者也。蓋聖人之于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異于聖人者。生熟之間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之一步。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也。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涵養。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眞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夫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未至于化而成聖也。○履祥按。程叔子于此章亦嘗以中爲言。朱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是一個中底道理。又曰。臆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中庸不可能。然集註無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不在言。顏子初問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可入。恍惚不可爲象。是見得未眞也。其後博文約禮工夫。至到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得眞也。集註取首尾之言相應。故云爾。

程子

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

未達一聞

用楊病閒

集註如字讀。作安閒之閒。又云少差。王文憲讀作去聲。

無寧

集註寧也。寧是死于二三子之手。但下有乎字。則上有無字。猶云莫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此章前曉之以義理之正。則不當爲後曉之以利害之實。則不必爲。

用

智自私

明道定性書語。沽

去聲。蔡昌石經作賈之。戢賈之哉。則是上聲。

九夷

東漢書曰。夷者。抵也。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也。故天性仁順。易以道御。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箕子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

使人知禁。行數百千年。東彝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故仲尼欲居九夷也。

何有於我哉

語錄曰。語有一二處如此。皆不可曉。舊有三說。一以爲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缺之。又曰。此等處必因

人言而發。履祥按。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事父兄。于喪事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爲酒榼。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于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難盡。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于文意似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凶處樂。皆已備盡。不可謂近事而可忽也。不舍。集註。舍上聲。楚詞辨證曰。洪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履祥按。辨證朱子晚筆。則集註未及改耳。程子曰。叔

范氏道體

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道乃物之體。此體乃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爲道之質。與道爲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尙孤。不舍晝夜。意思方可見。蓋大德之

敦化如此也。

又曰

伯子說也。天道流行不已。人之所以與天道不相似者。開斷也。所以開斷者。私欲也。私欲之所以生。則在一念之發。幽隱之處。于此能謹。則無開斷矣。

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

辭

夫子未嘗單說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因此一言。可以闕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仍舊歸之正意。

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

甚矣衛靈公之昏也。南子

巧于文已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南子自知其行不爲國人所重。故借重于夫子而請見之。靈公與夫人同濫而浴。自知爲國人所譏。又自知南子之不爲國人所重。故又借重于夫子而請爲次乘焉。夫孔子以聖聞天下。而見南子。則南子非失行。公與夫人同車。而孔子爲次乘。則靈公非失禮。而南子非失行也。南子巧于文已過。而靈公又巧于文。南子之過。甚矣靈公之昏也。見小君禮之所有。故夫子猶可以留。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醜之。而行意決矣。招徠。徐廣註。翺翔也。此章與吾未見般。只作嘆辭亦可。但史記既有此書。其進其止。由其己心。非人所能與也。王文憲曰。此下四章皆進止之意。履祥謂至篇終皆此

爲山

此章總以自平地爲山設喻。或爲山將成。尙虧一簣而止者。或尙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

意吾末如何不可奪
志皆吾止吾進之意
曾子曰出曾子單離居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巽言者婉而導之也巽卦

一陰潛入二陽之下
蓋順而入之意
繆泉著也袍衣有著者著鄭康成註儀禮著以絮謂充之以絮也文選註作張呂反泉麻也漢書束縵註亂

絮之鼓反忌害之意俗或讀作
枝忌非然莊子晉義亦一音忌後彫松柏經冬不彫而但云後彫蓋松柏不爲霜雪彫程子二條並權稱錘也經如衡之平尋常物事不

重不輕則衡未嘗不平如遇太重太輕之物則
衡不得其平矣須將稱錘推來推去方取平也反經合道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見桓十一年又古

經合道邵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
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權卽是經程氏遺書曰古今多錯用權字緣說權字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

是經便是經也此
見劉元承所錄權與經亦當有辨詳見通釋唐棣郁李也爾雅唐棣移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曰

可逸詩說見思無邪章如此等詩夫子所雅言未嘗逸也後世失夫程子叔
食子三百之舊故此等詩不存而別以流傳淫詩補其數爾

鄉黨

恂恂信實貌

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鄉黨則
父兄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從平聲亦可
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也禮作擯者謂擯相之人也擯用

命數之半

周禮上公桓圭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皆以七爲節。擯者四人。

賓不顧矣

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于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

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爲不顧也。

公門高大

天子應門二微三箇。則二丈四尺。公侯降殺于此。然魯之雉門視天子應門。

中門

中於門也。謂當棖闌之間。

中者。每門二扉之間有闌。如今直門楹也。扉之樞有棖。如今門刺也。每扉各自有中。則中棖與闌之間。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敢中于門也。詳見或問。

位君之虛位。謂

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諸侯門內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于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立于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立

朝之位。故過之必敬。



俗本

說見學易章

舉前曳踵

記玉藻篇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蹢蹢如也。謂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也。

深青揚赤色

今尙有之。但以爲佩囊。不以爲服。

緞絳色

染色。再入爲絳。五入爲緞。

以

飾練服

莽而練。以緞爲領緣。長

去聲。凡度長短曰長。測淺深曰深。量廣狹曰廣。下字皆從去聲。見周禮註。

佩

集註。黼黻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恐不止黼黻。若黼黻則止于用器。非文飾也。

黻積

何文定曰。黻積殺縫之說。禮書疏中說得

少有分明處。只儀禮喪服疏內一項說得稍明白。鬻禮書中只作辟。蓋辟者。攝也。積者。疊也。腰中布幅多而闊。須箸攝疊。作簡以來。今狹一就身。此所謂鬻積也。
殺縫 謂若深衣之服下闊上狹。縫時自下漸收而上也。
明衣 下有明文。而

切之 禮記疏。聶之言。牒也。先養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牒。聶之涉反。牒直輒反。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爾雅。五穀不成果實未熟。王制。漢陸績之母

出後漢書。陸績坐楚王英獄事。備極五毒。未嘗易容。一日食至。忽悲泣。獄吏問其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吏曰。何以知之。曰。母戮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禮記。濡雞。醢醬。濡魚。卵醬。醢醬。醢醬。魚醢。芥醬。藥膳。醢醬。之類。

食氣 氣。說文。許旣反。亦或作餽。然則食氣當讀作食餽。猶云飯料也。聘禮。凡餽。大夫黍梁稷。則黍梁稷正謂之氣。其生牲而亦曰餽者。冒此名爾。即俗所云生料也。此言肉雖多。不使勝于飯料。又古氣字今作氣。古氣字今作餽。不爲

量 燕禮。無算爵。程子。未詳。瓜作必。或云。禮記瓜祭上環。安知本非瓜字。朱子于或問中已辨之。蓋瓜祭已作菜條中矣。又食每品皆祭。蔬

祀陳設亦問。饋問也。蓋饋送。雌雉邢氏曰。此疏說也。比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爲正說。但既上環附。而問其安否。雌雉時豈當作字育之時。後二說存疑爾。

論語集註考證卷六

先進

先進

先進後進。漢書尙有此名。但彼謂同時前後輩。此似謂古今前後輩。

程子

叔子

今反謂之

所以知野人君子爲今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餘看通釋。

弟子因孔子

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

所以知爲弟子所記者。或問載吳氏之說。以例言之。謂夫子於門人稱名。門人稱於夫子之前。亦名。門人自相謂稱字。或其弟子門人於論語中稱之。若以理言。則夫子教人未必立此四科

之目。雖固各因其材。亦未嘗限其所成也。學者自以所長目之耳。

程子

伯子

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於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竝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帛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給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十哲世俗論也

唐開元始定

孝哉閔子騫

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一日三復

三。去聲。家語弟子行篇子

賈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大戴引之云云。以爲異姓昏姻也。通釋謂歸詩至此必三復。然當依集註所引。

孔子對。王文憲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疑誤。後倣此。各言

其子

孔子嘗痛顏子。謂不得視猶子也。而此曰各言其子。蓋所以砭顏路非禮之請也。然於鯉也死。不襲命。車以爲之柩。於回也亦然。其視之猶子可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子惜之。以爲不得如葬鯉之得情也。

君子用財視義可否

豈獨視有無

喪具稱家有無。於人之喪也亦然。此說不可謂非也。而胡氏謂豈獨視有無。然稱有無即是義。按是時顏淵之死。顏路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致賻矣。而不能爲顏子之柩。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說雖善。然不考于事。而其流少恩矣。

學之有序。王文憲曰。看未能對焉。能便是有序。一理。二氣。

程子。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事見左傳哀十五年。詳見第十三篇。夫子謂由也。不得其死。然所以警子路者。豫矣。而子路不悟。卒死孔悝之難。使

子路而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路之死。固是傷勇。然其失不在於死。難而在於仕衛。夫輒與蒯賁有父子之爭。孔姬與蒯賁有兄弟之戚。而孔悝主輒。內必有母。子之變。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矣。抑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莫詳焉。而子路不思。此

固取死之道也。漢書引此句。班固周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府名。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于長府。程子。未詳。家語云。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

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戚。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西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過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

制中也。集註入此。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師未可謂賢智。商非愚不肖。此二句泛言爾。然不若止曰。段於後。意方足爾。道以中庸爲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二句出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崔駰史記註。謂易已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魯鈍也。曾子於諸子年最少。此與諸子並論。蓋其初登門之時也。其時才鈍。故其用功誠確而倍。所以終於傳道。程子一條伯子。傳

稱嘒者謂俗論也。凡傳稱嘒曰者皆从言。古。空匱也。自何晏註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故前輩諸公及張宜公皆從之。集註玩其文意。回賜對言。屢空對貨殖。庶乎對屢中。其說穩實。絕無異端之病。

程子。兼取。賜不幸言而中。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正月相朝。而皆不虔。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亂替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云云。

善人章。程子。未。遯巡。通退。之。間。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顏淵之於孔子。王文憲曰。宜作。曾猶乃也。曾在。唐民。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孔子之於顏淵。登反。足。以率民。而徒持刑政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

教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即事皆學。而不專在於讀書。此說謂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爲

而適以亂之。其終歸於虐之也。學。此則子路之失。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夫子但惡其佞。而不謂

之高。能爲人所難爲。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據上文詳見或問。

以方鼓瑟。

夫子問三子對而點方鼓瑟。古人爲學詩書禮樂則琴瑟之事。如今日之課耳。但其動靜之際氣象自別。亦微似狂耳。

單枹。

也。或單或枹。

今上已祓除。

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日祓除。官民絜於東流水上。蔡邕註云。卽論語暮春浴乎沂。又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納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所以關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士人以

爲沂水三月冰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浴乎沂爾。殊不知浴沂之說。本於韓李。而文公于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毋乃病乎。況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人之書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

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田尼邱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

深而水淺。中有溫泉。冬煖夏冷。

蓋有以見夫。

此節推曾點已見大意。以冠下文。人欲盡處。要在此句。夫春和之時。單袷之衣。童冠之遊。沂雩之地。人孰不見此遊適之景。而點獨舉此。夫子獨與之。益見其胸次無人欲之

累。故隨時隨地見此天理流行之樂。

動靜之際。

釋其鼓瑟舍瑟作對異撰處。

而其言志。

此節釋曾點所言之事。

而其胸次。

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

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

之末者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而深許之。

三子之言皆所能爲。無非實用。下文及平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于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尙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後子路

死于衛。冉有爲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見其用處。然不免累于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徵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量識趣。曾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素貧賤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氣。想其識量。則於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皆春之意。故雖三子言用。而曾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曾點不止此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曾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各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曾點。以其規規於事爲之末也。各得其所。則堯舜氣象亦不過此。規規事爲。則失身聚斂。其弊有所必至矣。

曾皙曰

曾皙以夫子與己而又問三子之言亦其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曰爲國以禮止爲之大

集註程子一條說三子二條說曾皙及子路三條四條說

曾皙程子云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達箸便是此氣象蓋達此則事物各有其節便是堯舜曾點氣象子路不達此非惟不可望曾皙也其後孔惺助子拒父無禮甚矣而子路仕之卒死其難不達之故其弊如此可惜也已然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皙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由不知夫子所晒之意故終死於孔惺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曾皙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掩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

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達箸便是這氣象也

何文定曰此段當總入第五篇末亞於浴沂之下

程子

一條二條伯子四條叔子三條未詳

顏淵

仁者心之全德

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仁最爲親切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从人从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从二仁字从人而傍从二

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又科斗古文仁从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爲仁集註以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

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于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盡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于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爲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爲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即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即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卿集趙必升問學者。顏淵問仁。章二爲字。二已字之異同。今按。上已字重。是指身之私欲。下已字輕。是指機之在我。此不待說。若二爲字。則何文定謂上爲字輕。語錄多作謂之仁。便是仁。王文憲謂文公豈不能下謂之字。或下曰字。乃下所以全三字。所以全。是用力于仁也。此章之下。朱子釋之曰。爲仁在己。上章又曰。爲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讀者詳之。此二君子晚年未一之論。履祥按。王子之說固密。但克已復禮爲仁之下。即繼之曰。一旦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則克已復禮便是仁。可知。故二爲字。上字輕而下字重。上爲字猶語錄所謂便是仁。文公以所以全訓之者。雖密于語錄。然猶云克已復禮便是爲仁。爾上句重在克已復禮字上。則爲字輕。下爲字則包克已復禮在中。故爲字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二句合說。極爲圓備。語錄仁禮非二。勝去聲。下文勝用平聲。事皆天理。復禮搭在事上說。體用圓備。語錄曰。佛氏